

明清科举的花式备考

雨林霖

大考之际,来看看古人对于备考的心得。

古代的书院为了提升“上榜率”,到了科举年份,也会想方设法地吸引优质生源。比如,在明清时期,举人已经通过了乡试,还需要参加会试和殿试,部分书院会提供会试前的应试辅导教学。清朝嘉庆十三年(1808),盐政阿克当阿便在扬州梅花书院开了清代书院招收举人的先河。在“举人班”开设的第二年,梅花书院便一次性考出了4名进士,其中洪莹更是一举夺得状元。一时间,梅花书院声名远扬。

明代中后期,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,许多考生不再钻研经书大义,而是揣摩时文答题技巧。所谓“时文”,即科举时代的应试文章。加上当时出版业发达,以考试为导向的科举教材涌现出来。

其中,卖得最火的是八股文选本。选本种类很多,首推“程墨”,即指乡试、会试考官所写的范文或中举考生的文章,因权威性高,最受考生追捧;其次是“房稿”,为新科进士平日所作的八股文,也相当畅销;还有“行卷”,是乡试中举的举人作品选,销量要差一些。此外,还有“社稿”、“朱卷”、“窗稿”、“名稿”等,但权威性都不如前三种选本。

在这种背景下,还诞生了一种新职业——“时文选家”或“八股文选家”,即专门靠编选时文为生的人。例如,清代小说《儒林外史》中提到的萧金铉、诸葛天申、季恬逸、匡超人、马纯上、蘧公孙等人,都是书里有名的时文选家。

此外,许多考生考试前都会拜拜各路“考神”。孔子为万世师表,考生们自然要拜。传说文殊菩萨是智慧、文化的化身,也备受学子们的尊崇。还有敬奉文运神——“五文昌”之说,即道教奉祀的文昌帝君、文衡帝君(关帝)、纯阳帝君(吕洞宾)、魁星、朱衣神。

除了拜“考神”,还要吃些吉利的饮食讨个好彩头,不同地区的考前食俗亦有不同,比如浙江的“状元糕”和广东的“状元及第粥”(猪杂粥),都是祝自己考运上佳、一举中第。

关于拜考神,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里还有个“魁星”的故事:话说山东郓城有个人叫张济宇,他夜里躺着睡不着,忽然房子亮了起来,一个鬼正拿着笔站着,样子和魁星一样。张济宇连忙起来跪拜,可房里的光很快就消失了。张济宇以为这是魁星保他成为状元的预兆,从此不再认真学习。到最后,竟然“落拓无成,家亦雕落”。蒲松龄发出感慨:“彼魁星者,何以为福而为祸也?”

“许愿祈福讨彩头”,实际上是一种考前的解压方式,但最终能不能成功,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平时的付出与积累。

唐穆宗长庆二年(822年),白居易任杭州刺史。

在杭州刺史任内,白居易主持疏浚六井,解决了杭州人的饮水问题,修建西湖堤坝积蓄湖水,缓解了旱灾对农田造成的危害,还将俸银作为基金,供继任官员公务周转。为官清廉,为杭州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的白居易,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敬仰。

繁忙的工作之余,白居易来到天竺山游览。天竺山崖陡谷深,曲涧淙淙,路边的山石小巧可爱,上面有漂亮的花纹,白居易兴冲冲地捡了两块带回家把玩。

离任时,白居易收拾行囊准备启程,在杂物中发现从天竺山带回的两

片石伤清白

侯美玲

想到这里,白居易提笔写下一首诗:“三年为刺史,饮冰复食檠。唯向天竺山,取得两片石。此抵有千金,无乃伤清白。”在白居易看来,小小的山石虽不值什么钱,但却伤害了自己清白的名声,这和贪污千金没什么区别。最后,白居易留下片石,守住了一世清白。任何时候都不要起贪念,哪怕一片小小的山石,也会给自身清白带来损伤。

不到,别说别人,问问咱们自己,能做到吗?”

我忽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,对其表示赞同。过去,我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叫做《风景只在想象中》。友情,真的只在回忆里。

他对我表示的赞同,很高兴,便又对我说:“我也想了,之所以还对过去的友情那么向往,那么渴望聚会,其实,是怕孤独,希望用过去的火取今日的暖,这怎么可能呢?”

“是,人老了,谁都这样,面对孤独,寻求不同宽解自己的法子。人家去西班牙旅游,是一种法子,和多年没见过面没联系的同学见面,也是一种法子,并不是抛弃了你们老朋友的友情,去寻找新欢。”

他笑了,是苦笑。我看出来了。他也看出来了,我说的不是真心话。

分别的时候,他对我说:“你跟我一样,我们来天坛,不是想突然碰见一位老朋友的,我们每一次来,见到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。你说是不是?”

“干嘛这么悲观?”我说他,心里却在问自己:可以不这么悲观吗?

回到家,读书,忽然读到林琴南当年写的一联诗:“旧事重温疑迭梦,故人小聚胜还乡。”不管怎么说,还是希望能够故人小聚。

(2023年5月23日于北京)

大家联系不多,只是同学而已。你说,放着河水不洗船,他宁可舍近求远,找一个不那么熟悉来往也不多的同学,却把在北京的老朋友撂在旱地儿了。你说,这是什么情况?”

我问他:“没在朋友圈里亮亮他们相聚的照片吗?”

“亮是肯定亮了,但我没看。”

“那你有点儿小心眼了,毕竟还是同学嘛,难得一见,也可以理解。”

他瞥了我一眼,半天没说话。

我知道,他心里一定在

说我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,就笑着对他说了这句话。

他摇摇头,说:“倒不是,我是在想,以前,我崇尚友情,甚至觉得友情有时候会胜过爱情。爱情经不起磕碰,弄不好,很容易反目为仇,友情总不至于。现在,我不这么想了。爱情,再不济,只要两人结婚了,时间长了,即使谈不上爱情,还可以凑合在一起,变成亲情。友情,经不起这么长的时间,人老了,友情就只能在回忆里了,千万不要想还像以前一样。一般人,谁也做

董那样再摆在眼面前把玩了。你说是不是?”

他很健谈,接着对我说起关于其中学同学的这样一件事。

他和这位老同学,曾一起在山西插队,一起回北京,一起上大学,一起工作,连结婚生孩子,都是前后脚,彼此生活轨迹和友情轨迹,是叠印在一起的。疫情三年,难得一见。今年,放开了,天暖和了,约好了几个老朋友一起相聚,好好聊聊。但是,老同学在海南过冬,大家等他回来。开春了,老同学回来了,说来回

故人小聚胜还乡

肖复兴

奔波,累着了,有点儿发烧,怕是“二阳”。大家说,身体重要,等好了再聚,好饭不怕晚!

“你猜怎么着?没过两天,在朋友圈里,就见老同学晒出了一家人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照的照片。”他叹了口气说。

我听了有些惊讶。

他看我一眼,接着说:“更有意思的是,他还专门驱车去了一趟加泰罗尼亚的一个小镇,那里有我们的一个同学,人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移民到那里,开了一家中餐馆。其实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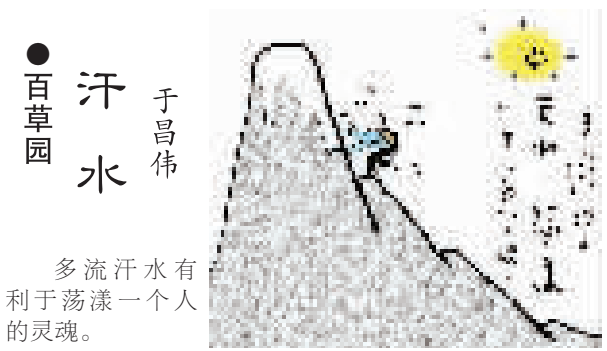
都在大地上逡巡不停,在大地上某处扎根,在大地上某处流浪,在大地上某处成长。

走在大地上,心情总会豁然开朗。有万物为伴,得岁月眷顾,双脚总是坚定有力,前方总是长存希冀。只要人在大地,一颗心纵然翱翔九天,依然不会迷失方向,因为大地上始终有一个声音,告诉你生命的根系在何处,告诉你心灵的归宿在何处。

传奇作品,在继承六朝志怪的基础上,塑造了光彩独特的狐妖任氏,成为后世狐女题材小说之滥觞。全文以“任氏,女妖也”开头,直接点出任氏的非人身份。浮浪子弟郑六偶遇容色艳丽、风情万种的白衣少女任氏,与她言语相挑,一夕欢会,分手后却发现任氏的居所竟是废墟幻化,并得知任氏经常引诱男子与之同宿。

郑六虽然对“非我族类”心生惧意,但美色的诱惑最终战胜了恐惧,他将任氏收为外室。郑六并无立身之本,全靠依附妻子的族兄韦崑过活,与任氏的关系自然也无法瞒过韦崑。

地位、财富远胜郑六的韦崑自认为阅尽美色,见到任氏后仍然“爱之发狂”,试



多流汗水有利于荡漾一个人的灵魂。

投寄本报副刊 稿件众多,凡手写 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 见报或未接反馈, 作者可另行处理, 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万物皆始于大地,大地有母亲的属性。大地空旷而坚实,不需要费力想象,目力所及皆是大地所属。那些山川河流绿树繁花,无论多么壮观美丽,都不会让人产生不真实感。因为大地是它们的根,与一个人一株青草并无二致。

始于大地

石子功

时光在大地上变幻出了春夏秋冬,岁月在大地上演绎出了悲欢离合,大地上的故事动人而亲切。人的一生

有狐绥绥

因人殒身

李潇

今人耳熟能详的“一枕黄粱”故事,最早出自唐传奇《枕中记》。作者沈既济生活在唐玄宗天宝至唐德宗贞元年间,进士出身,《新唐书》记载他“有良史才”,但仕途不甚顺利,因宰相杨炎获罪赐死而受牵连贬官,后来复得升迁。或许《枕中记》里功名富贵不过一梦的主旨,也与他毕生的宦海沉浮有所关联。

沈既济著作大多散佚,《任氏传》是他存世的另一篇

星期文库

唐传奇中的动物精怪之五